

# 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笑笑：「我是沒有取他性命，石廣琪是自己受不過良心責備而自殺的！」

邵浣春忍無可忍厲聲叫道：「放屁！若不是你緊緊相逼，石大哥何至於自殺！」

金蒲孤仍是毫不在乎地笑道：「你這話就久通了，我怎麼逼他了，自從那天晚上分手後，我連碧荷山莊的大門都沒跨進一步，也沒有同他見過面！……」

邵浣春大叫道：「可是你臨走時，說出一定要殺死他的話，而且還以七天為期……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說歸說，殺人者，必須見諸於行動，我互不會符咒邪術，那能說一句話就把人給殺死了！」

元妙真人見他存心狡辯，乃冷笑一聲道：「金大俠倒推得乾淨，假如今日石老英雄不死而前來赴約，你將如何對待他！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那天在壽筵上我見他勇於認過，心中就不想殺死他了，我所以留下七天的期限，完全是要他嘗嘗等死的痛苦滋味，我的父母在那種痛苦中煎熬了十五年，現在祇是以七天，我以為這很寬大了！」

元妙真人呆得一呆，片刻之後才道：「假如石老英雄仍生於世……」

金蒲孤哼了一聲道：「他如不死的話，

我最多也祇有教訓他幾句！」

邵浣春憤然地道：「反正石大哥已經死了，你怎麼說就怎麼說……」

金蒲孤的臉上笑容一斂，更以一片怒色道：「邵浣春，你是天大的混帳，我若有意在今天取石廣琪的命，便不會空手在此等候！」

大家這時才注意到他果然兩手空空，不僅肩上沒跨著那枝長弓，甚至連囊裏金僕站長箭的皮壺也不在身邊，看來的確不像有殺人之意！因此四個人都怔住了！

石慧咬牙怒吼道：「姓金的，這麼說來，我父親之死是多餘的！」

金蒲孤微笑道：「以事實而言是多餘的，以你父親的畢生行事而言，則又不算多餘，他既然自負生平無虧，則對一件真正的錯誤必須有負責的勇氣，這個錯誤已經無法挽回來，他祇好一死以謝了……」

石慧又盯了他一眼，然後將盛著首級的木盒蓋上，冷冷地道：「姓金的，從現在起，我希望你那弓箭永遠不要離身，下次不一定是什麼時候見面，那時我必不饒你！」

金蒲孤輕描淡寫地道：「我以為我們兩家的過節已經過去了！」

石慧哼了一聲道：「那是你的想法，在我心中，將永遠記住我父親的耳朵是被你削

下餵狗了，最少我也要你受到同樣的報應……」

金蒲孤一聽這女孩子居然說出報應的話，不禁又哈哈發出一陣狂笑道：「要是你的師父長白老人呂子奇說這句話，我姓金的還可以放在心上……」

石慧突然將手中盛首級的木盒朝邵浣春面前一送道：「邵伯伯！請您替我拿一下！」

邵浣春明白她要做什麼，所以不去接她的木盒，急急地勸阻她道：「賢侄女！你可不能……」

石慧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將木盒硬塞他手中，臉色被憤怒刺激得煞白，杏眼圓睜，沉聲道：「邵伯伯，您當年與爹一起闖蕩江湖時，作下了多少英雄事跡，怎麼年紀大了，反而變得畏頭縮尾起來……」

邵浣春被她說得臉上一燙，不自由地接下了木盒。

石慧倏忽轉身，手指金蒲孤厲聲道：「姓金的！雖然我多臨終時一再告誡我不得找你尋仇，可是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父骨未寒，我今天原不想找你……」

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那是明智之舉，再等個三五年，你把呂子奇的散花十三手金錢絕技練熟了，才夠資格找我！」

石慧哼了一聲道：「用不著，散花十三手金錢絕技，我今天祇取你一隻耳朵，叫你知一點厲害就夠了！」

金蒲孤淡淡一笑道：「好極了，我早就想見識一下長白金錢絕技，祇怕你手法太差，無法盡其精髓！」（十二）

說到這裡，文彥便把當時的情形詳細描述了一遍。

局長一邊點頭，一邊問道：「對了，你說他們兩人是在酒吧認識的，他們有沒有提起過那間酒吧的名字？」

「好像叫……紅泉酒館。」

「紅泉酒館？」

文彥靜靜地點點頭。

「文彥，你的話對我們非常有幫助。不過話說回來，你為什麼要製作那些信呢？你把游佐先生和智子小姐叫到鐘塔去，是有什麼用意嗎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文彥猶豫了一會兒才說：「我打算讓游佐和多門再碰一次面，祇要他們兩個一見面，就一定會互揭短處。如果姐姐聽到這一切，就會知道游佐是個偽君子了。」

局長納悶地皺著眉頭。

「但是你為什麼要這麼大費週折呢？直接告訴你姐姐不就得了。」

「如果我這麼做的話，姐姐一定會認為我是個愛說別人閒話的小孩子。我可不希望姐姐認為我是這樣的人。」

這正是青春孩子敏感的地方。金田一耕助和局長交換個眼神後，立刻點頭說道：「我明白了。文彥，我瞭解你的感受。那麼，你也做了同樣的一封信給多門連太郎嗎？」

# 女

# 人

# 峰

● 橫溝正史

「是的，我以游佐三郎的名字叫他今天晚上去鐘塔。」「你什麼時候把信交給他們的？」

「沒有，這些信我一封也沒拿出去。」「嗯？」

「我做完了那些信，卻來不及把信交給他們。」「可是……」

局長吃驚向前挪動一步，正要說話，卻被金田一耕助打斷。

「啊！文彥，你是什麼時候做出這些信件的？能不能告訴我們詳細的經過情形？」

「前天晚上我一直考慮該怎麼告訴姐姐這件事，整夜輾轉難眠，我想了許多方法，後來終於決定採取這個方式。」

「因此昨天早上我起床之後，就立刻到大廳撕下一些需要的部分，剩下的就扔進垃圾堆裡，然後跑進洞裡製作這三封信。」

「不過說實在的，要做這些信相當耗費時間，一方面是因為蠟燭燭火很暗，另一方面是不容易找到我所需要鉛字。因此，我好不容易做完這三封信，已經接近中午了。我嚇了一跳，連忙跑出洞穴。」

「帶著那三封信？」

「沒有，我把信藏在洞壁上的凹槽裡。因為每天吃完午飯，阿葛就會叫我去睡覺，睡醒之後又叫我去洗澡。因此，我要是帶著那三封信，就很有可能被發現了，那不是很糟糕嗎？」

「所以你打算晚上再去取信？」

「是啊！可是我卻沒有時間去拿信。因為前一天晚上一夜沒睡，所以第二天午覺時便睡過頭，醒來之後又和姐姐一起吃晚飯，阿葛又一直跟在我身邊寸步不離，因此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拿信。」（五十八）

# 圈套

倪匡

鐵天音笑了起來，笑得十分爽朗：「一家醫院之中，有一個古怪的醫生已經足夠了。」

他說的，自然是說原振俠醫生已經夠古怪了，他不必再參加了。

他走進病房，溫寶裕領著我們，走向原醫生辦公室——他和原振俠混得很熟，來過不止一次，進了辦公室之後，還公然翻箱倒籠，找出了三瓶酒來。

原振俠有一個時期，情緒極低落，徘徊在精神崩潰的邊緣，日夜都在醉鄉中，這三瓶酒，自然是那時的剩餘物資了。

我提醒溫寶裕：「別太過分，這裡，現在是鐵醫生的辦公室。」

溫寶裕卻自有他的一套，不理會我的提醒：「怕什麼，原醫生肯把自己的辦公室給他用，可知他必然也是同道中人。」

胡說吐了吐舌頭：「說得好可怕，倒像是梁山泊好漢聚義一樣。」

黃堂的神情很不耐煩，向口中倒了一大口，把警務人員在工作時間不准喝酒的守則，拋在腦後。他道：「先說我為什麼會在這裡，你們會有興趣聽。」

各人望向他，他又喝了一口酒：「先是警方接到了四個報告，說是在風雨之中，有一輛客貨車在九號公路上行駛，速度極高——」

他才說到這裡，我就忍不住道：「現在和警方合作的好市民越來越多了，這也值得向警方報告？」

黃堂冷冷地望了我一眼，不急不徐地道：「三次報告，內容都一樣，這輛在風雨中疾駛的客貨車，沒有司機。」

一下子，各人本來有動作的，也都凝止。客貨車沒有司機！

這客貨車，自然應該就是接走了唐娜和伊凡的那架，當時，溫胡二人都沒有看到駕車的是什麼人，如果一直就沒有司機的話，那麼，他們當然看不見。

黃堂吸了一口氣，祇是向我瞪了一眼，沒有進一步責怪我剛才太早發出的諷刺。

本來，就算接到了這樣的報告，事情一時之間，也傳不到黃堂這裡，可是湊巧那天大雨，黃堂留在警局，沒有離開，當值日警官接連收到三宗報告，說看到「無人駕駛的客貨車在九號公路疾駛」，正在不知如何是好，看到黃堂走過，立時把報告交給了他。

黃堂的第一個反應是：「豈有此理。」

正在這時候，第四個報告又來了，黃堂親自接聽，聽到了一個氣急敗壞的男人聲音：「我目擊一輛客貨車，以時速約一百公里在行駛，才經過九號公路的交匯點，這輛車……沒有司機，沒有人人在駕駛位上。」

（三十一）



# 非凡莊主

可兒

「少爺，你酒量不好，這樣喝酒會醉的。」

「不要管我，醉就醉吧！什麼非凡莊，什麼霍非凡，都不是好人，可惡透了！」余仲豪滿肚子的氣，恨不得一吐為快。

「少爺，別這麼大聲，小聲點！」簡威急急轉頭看了看四週，幸好酒樓裡人不多，沒引起側目；非凡莊的勢力大，可不是好惹的。

「怕什麼，我都已經要被霍非凡害得破產了，還顧忌什麼！我就是說『霍非凡仗勢欺人』，看他能拿我怎麼辦？」余仲豪聽隨從這麼一說，越發的怒上心頭，大聲叫嚷。

「少爺，你別這樣，和霍非凡說不通，我們還有別的路可以走啊，總會有辦法的。」簡威安慰著主人。

「還能有什麼辦法？一百萬兩又不是小數目，我如何籌得出來？沒錢還非凡莊，布樓就要關門了，除了霍非凡，還有誰可以幫我呢？你說，有誰啊？」余仲豪氣悶的對隨從吼叫。仰頭再喝下一杯酒，希望酒能解去他的愁。

其實這件事說出來，還是要怪余仲豪貪心。

余府是做布料買賣的，有個祖傳的布行「天美布樓」，生意興隆，算得上是東城最大的布莊。

可惜好景不常，一年前，非凡莊在城裡開了凡綺行的第七十八家分店，挾著非凡莊的財力和凡綺行的名聲，立刻就超越

了天美布樓，成為城裡最大的布行，也搶走了許多生意，雖然不至於使天美布樓開不下去，但是已經無法再擁有昔日的風光。

年輕氣盛的余仲豪不甘心天美布樓就這麼被凡綺行壓下，他增資擴大店面，增加布料花色貨源，也壓低價格，企圖要將生意給搶回來。一開始，他的確做到了，他所打出的低價格吸引了許多客人，天美布樓的生意明顯好過凡綺行。可是他削價競爭的手法也引起了非凡莊的不滿，非凡莊派人來和他溝通，他是置之不理，仍是我行我素。

他如此的做法終於引起非凡莊的反感，於是霍非凡採取了箝制的手段，因為非凡莊本身也是布料的大盤商，所以非凡莊抬高原料成本，縮緊貨源，逼使天美布樓讓步。

面對這樣強大的壓力，余仲豪卻是不肯認輸，他變賣房地、到處借錢來支持天美布樓不被擊垮，咬牙硬撐，以致後來變成成本大過於賣出的價格，他每賣一匹布就損失一匹布的錢，他生意愈好、賣的愈多，反而虧損愈大，所欠的債也如雪球般愈滾愈大，等到他醒悟時，他已經是負債累累了！

現在，若他無法在限期內籌到銀子，那抵押的天美布樓便會成為非凡莊的產業，連他所住的余府宅子也保不住。

余仲豪今日會去找霍非凡，無非是想求霍非凡給他一個機會，讓他可以分期還債。沒想到霍非凡根本不見他，擺明了就是要叫他走投無路！可恨他卻拿不出任何辦法，祇能用酒來麻醉自己。

想到這，余仲豪忿怒又無奈，扔下酒杯，他直接用酒來灌喉，咕嚕咕嚕的大口喝酒。

「少爺，別喝了，不要喝了……」簡威見況，極力阻止余仲豪灌酒。（二）

# 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白公道：「原來為此。這也論得是。如今時勢，這等惡人祇是避他也罷了。且姐妹今日來得正好，我目下要往武林一遊，止慮你侄女獨自在家，無人看管。恰好姊妹到來，可以教訓也，又有甥女與他作伴，我就可以放心去了。」

盧夫人道：「有我在家相陪侄女，哥哥去自不妨。祇是我此來，一則避禍，二則還有一事要累哥哥。」白公道：「又有何事？」盧夫人道：「自你妹夫去世，門庭冷落。你甥女今年是十七歲了，婚姻尚未有人。雖有幾家來求，我一寡婦見人不便，難於主張，故同他來，要求娘舅為他擇一佳婿，完他終身之事。」白公道：「擇婿到也是件難事。我為紅玉婚事，受了多少惡氣，至今尚未得人。你是一個婦人家，更不便於選擇。既是托我，我當留心。但我看甥女容貌娟秀，體態端淑，女紅諸事自然精工。」

盧夫人道：「描鸞刺繡針黹之事，雖然件件皆能，卻非其好，索性祇好文墨，每日家不是寫字，就是做詩，自小到如今，這書本兒從未離手。他父親在日，常常說他聰明，任他吟弄。我也不知他做得好做得不好，娘舅幾時，也考他一考。」白公道：「原來也好文墨，正好與紅玉作對。」白公道便是這等說，心下也祇道他略識識字，未必十分。

說罷，叫家人收拾內廳旁三間大樓，與盧夫人同小姐、公子住，行李搬了進來；其餘僕從都發在外面群房內住。安置停當，就分附備酒接風。不一時，酒有了，是兩桌，一桌在左邊，盧夫人坐了，盧小姐與盧公子就坐在橫頭，一桌在右邊，白公坐了，白小姐就從而在橫頭。兄妹一面飲酒，一面說些家事。飲了一會，盧夫人問白小姐道：「侄女今年想也是十七？」白小姐答道：「十八了。」盧夫人道：「這等大夢梨一歲，還是姐姐。」

白公道：「我一生酷好詩酒，況無子嗣，到虧你侄女日夕在前吟弄，如我晚景。今不意甥女也善文墨，又是一快。」因對夢梨小姐說道：「你有做的或詩或詞，誦一篇與我賞玩。」

夢梨小姐答道：「雖有些舊作，俱是過時陳句，不堪復吟。母舅若肯教誨甥女，乞賜一題，容夢梨呈丑，求母舅與姐姐改正。」

白公聽了大喜道：「如此更好。也不好要你獨做，我叫紅玉陪你。」

盧有小姐道：「得姐姐同做，使甥女有所模仿，更為有益。」（一一二）

## 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需要運貨到其他國家? 歡迎來電與我們聯絡

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  
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, 國際搬家  
◆ 陸、海、空, 複合式運輸  
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Tel: 636-489-2188  
e-mail: 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## 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: 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: (626)255-0558  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